

隋唐系列之

宇文成都

陈静茵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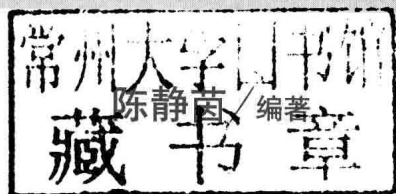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

宇文成都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总策划：汪鹏生

责任编辑：李克非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RED OCTOBER STUDI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系列之宇文成都 / 陈静茵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616-5

I. ①隋… II. ①陈… III. ①《隋唐演义》—小说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533号

隋唐系列之宇文成都

陈静茵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8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16-5

定 价：29.8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鲜衣怒马断名弓.....	1
第二章	营营胜似将军名.....	9
第三章	身前事后暗解语.....	16
第四章	安许朝堂尽公卿.....	23
第五章	能得君王带笑看.....	30
第六章	心脉脉处马萧萧.....	37
第七章	战火烽烟平南阳.....	44
第八章	连城夜宴金戈马.....	51
第九章	铁马银枪困孤城.....	57
第十章	助攻绸缪夜举杯.....	64
第十一章	赏罚分明君王意.....	71
第十二章	是非恩怨谁是真.....	78
第十三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85
第十四章	是谁阻我复仇路.....	91
第十五章	酒过三巡意阑珊.....	98
第十六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105
第十七章	少年闹市逢知己.....	111
第十八章	天下纷乱谁烦忧.....	118
第十九章	天下英雄出我辈.....	125
第二十章	家仇但付与国事.....	132



第二十一章	举金狮惺惺相惜	139
第二十二章	龙池直下扬州道	146
第二十三章	十八路反王会兵	153
第二十四章	铜旗阵前逞威能	159
第二十五章	天下英雄谁衡量	166
第二十六章	四明山下拒群雄	173
第二十七章	谁能胜宇文成都	180
第二十八章	天下第一费思量	187
第二十九章	孤军奋战不能休	194
第三十章	谁怜气短英雄路	201
第三十一章	渔翁笑看蚌鹤争	207
第三十二章	扬州城下群雄会	214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众将亡	220
第三十四章	英雄落幕尤雄奇	227

第一章

鲜衣怒马断名弓

隋炀帝元年。

极目长安，秉承文帝开创之局面，盛世二十载。

熙攘长街上，一阵嘈杂声动，囚车押赴的死囚朝着市曹去。却见死囚口中振振，哪怕已被杨广下令敲牙割舌，依旧泼天大骂当朝。

却说这死囚，乃当朝九老之一——伍建章，于杨广登基当日一身缟素骂殿，痛斥杨广夺权，害兄图嫂，淫母弑父，登基为帝，以至满门遭害。

只见此时囚车之后，伍家下至仆从皆愿跟随在后，随伍建章赶往市曹赴死，正气浩然。

随行百姓簇拥观望，好不喧闹，然更多的是惋惜之声，沸沸扬扬，轰动整个长安城。

士兵押着囚车行过，街道处观望之人，无不摇头叹息。

只见退避在旁一铁面胡须的卖艺之人，在逐渐散开的人群中大声吼了一句，声洪如雷。

“如此满门忠义，死得甚冤，死得甚壮，当得我雄阔海三拜！”言罢，这自称雄阔海的大汉便匍地而拜，当真叩了三响。

他这怪异之举，倒是让原本打算退去的行人又好奇的聚了上来。

叩完后，便又忿忿而起，“只怪那昏君杨广，伍老开国元勋，为大隋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杨广此番杀之，岂不寒了天下人心？”

这雄阔海快言直语，原本铁面严酷，在此刻更是凛凛生威。周边围观之众，大都心中赞同，却无人敢似他一般表露。

正当这雄阔海说得酣畅之时，浑然不觉身后一阵嘈杂声动，随即却忽感



到右边肩头一沉。他定住身板侧目一看，不知何时，一柄金铙架在他的肩头上，沉沉当当。

隐觉不对，雄阔海将声一噤，故作沉吟，双拳却暗自紧握，蓦地转身出拳，朝着身后那使铙之人挥去。

只见转身重拳挥霍的那一瞬，受他拳风影响，一声骏马萧嘶，前蹄高扬，一名骑士连人带马骤然骑近他身前。这般架势，却是雄阔海始料未及，连退数步。

雄阔海定睛一望，不禁心中一震，却非震惊于这围将上来的士卒阵仗，而是感慨眼前这位将军风范。

马是极好的马，马上之将堂堂相貌，刚毅无双，一身金甲耀目生辉，就连手上那所握镗金铙，在阳光照耀下也是灿烂至极。

此将，曾动天下，长安城内无人不识，正是那大丞相宇文文化及长子宇文成都。不过雄阔海原本不是长安人士，从外地而来，一时间也不认识宇文成都是谁。

但见宇文成都横铙而立，直指雄阔海，声音洪亮，傲然言道：“天子脚下，岂容你这厮大放厥词。若论你谋逆之罪，足以连累满门，步伍家后尘。”

不提伍家则已，一提伍家，本在心中对这马上将军风范大有折服之态的雄阔海，心中惊艳早已散去，换以一嗤。

“昏君才一登基便搅得天下不安，朝廷就是因为有你等这般酒囊饭袋之人，才会有像伍老满门遭灭这等惨案酿成。看爷爷今日不将你脑袋摘下下酒，也让昏君杨广胆寒胆寒……”

性率如他，转身从后方架下抽出那熟铜棍，便是朝着那宇文成都挥去。

铜棍舞得淋漓尽致，倒是让宇文对他有些侧目相看，反转手中金铙，浑然前来。只用一招，便挡住那条铜棍，使力一震，将那雄阔海挡得再度后退连连。

宇文成都提马上前，雄阔海心还不死，再次出棍，朝他胯下的火红骏马挥去。宇文成都不惊不惶，金铙亮起一挥过去，直将雄阔海震得虎口生疼，一退再退。

只此一铙抵挡之力，便将雄阔海制服当场，仔细望去，握棍之手隐有斑斑血迹。

雄阔海拳脚已服，心却不服，大声道：“将军好生威猛，我雄阔海甘拜

下风。只是凭借将军武艺，怎的却还替那昏君杨广报效犬马，岂不可笑，能当英雄？”

宇文成都闻言，蹙眉凝望了眼前汉子许久。此人心性憨直，倒不失为一条硬汉，心下沉吟，若是杀了倒是可惜。

他将金镞一收，半空一抡，最后重顿在地面上，震得那地面豁的一荡，激起周边白色灰尘。他站在雄阔海面前，震慑全场。

“身为大隋臣子，生当尽忠，死应尽节，这岂是你一介匹夫所能懂得？”宇文成都责道，言语铮铮，凛然大义。

雄阔海复又冷哼一声，望着宇文成都所率士卒，又道：“真有忠义，岂是将刀挥向尽忠之人？”

雄阔海一句反驳之话，直指伍家之事，却让宇文成都缄默了下去。

见这将军沉默而下，雄阔海则更是言语滔滔，悲愤填膺：“将军且看，这普天之下如同伍家般忠贞者不多，可就连这上百忠仆都不曾放过，同赴刑场。这昏君昏聩，朝堂定也奸佞误国，才会如此！”

“虽则是朝堂有奸佞误国，但千秋功罪，青史自有分明，何须你来操心？”宇文成都受雄阔海这话一激，不禁一喝。

雄阔海被宇文成都这么一喝，则是憋红了脸，满是不服，不禁叫爹骂娘，任之撒泼无度。

而雄阔海适才的这一番话，也正是戳中了宇文成都心中的这愧疚之处，荡起了他心中之忌讳。

带头抄了伍家的人是他，天下皆知。但是圣上有命，他也不得不从。

然则，即便是他有心想放过伍家其他人的性命，可无奈伍家上下，就连仆人都如此为家主尽忠，同节同义，同生同死，竟无一贪生之辈。这难免在宇文成都的心中留下不可剜去的愧疚。

此时，雄阔海叫骂声器依然，粗鄙不堪入耳。宇文成都乃天下之名将，何等胸襟气概，岂与他这般粗汉逞口舌之快。

宇文成都走到他身后，见他的卖艺架箱上放有一柄银弓。看之精良，该是上好之弓！

“此弓如何？”宇文成都抚着那柄银弓，问道。

雄阔海回首一望，自傲道：“此乃我家传金弹银胎弓，普天之下除我雄阔海，尚无人能拉得动此弓！”



宇文成都闻言却不发一语，猛地将自己手上金镞朝着身后扔去。数名士卒才勉强接住，可见此镞之沉。

但见雄阔海怔忡之时，宇文成都却出乎他之意料，兀自挽弓而起。空手搭弦，低喝一声，就这样直接将大弓拉开，对着天空凌空虚射。

只闻得这市井之中，一声空洞洞的弦断之音荡然回响，崩断了弓弦，震惊了雄阔海，也引得这周边围观之人阵阵叫喝。

此是何人？

竟轻易如此，徒手将他家传宝弓断弦。

直至此时，雄阔海才认真真重新打量了一眼眼前的宇文成都。

但见这将军眉目间气宇轩昂、刚毅无双，一身烫金鞍铠，凤翅镏金镞在手，身后所随赤炭火龙良驹。雄阔海心中略微诧异，对这将军的身份在心底，依然狐疑一二。

正当雄阔海兀自惊愕之时，宇文成都却已转身跨上马背，对雄阔海郑重道：“今日本将惜才，怜你一身大好武艺，不忍你折在这京都之中，便断你宝弓，望你引以为戒，莫再闯祸！”

言罢，宇文成都提缰掉转马头，重踢马肚，风风火火率士卒自行离去。

雄阔海这才勉强回过神来，依旧忍不住心中激荡，冲着那策马而去的将军大声问道：“敢问将军，高姓大名？”

“宇文成都！”

远远的，马上将军一声洪亮传声入耳，便又再次让雄阔海这厮陷入了怔忡当中。竟只望着那将军远去方向，失神喃喃道：“果真，是他！”

宇文成都率兵行去，不出半里之地，便见长安街道上簇拥人行，朝着囚车押赴刑场的方向前去。哭声嚎动，浩浩荡荡，带头的只见是一蓬头乞丐。

宇文成都停马驻步，却问那带头乞丐：“因何聚众在此？”

那乞丐，见到宇文成都的时候也随之叫唤身后随众停了下来，拱手道：

“宇文将军，今日是伍老大人一家行刑之日，我等自发前往送行！”

这话说出，宇文成都身不由己的往着刑场的方向望了一遭，心中却狐疑起来，道：“如此混乱，刑场若出现任何闪失，恐尔等承担不起！”

闻言，乞丐及其身后人等都开始有些骚动。

“将军，我等自发祭奠，并无任何意图！”乞丐也猜测到了宇文成都这话中的意思，回道：“我等只是敬重伍大人为官，送他一家最后一程！”

宇文成都倒不再阻拦，只是颌首点头，命令身后士卒让道，却不离去，而是率自带兵跟随在这群人的后面，同行前往法场。

却见法场之上，伍老大人一家跪列在前，时候未到，监斩官兀自等闲。在看到乞丐带领着许多人等骤然前来的时候，不禁稳坐的姿态一跌：“这，这，这怎的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莫不是来劫法场？”

随后看到在前来祭奠的人群后，有宇文成都跟随前来的踪影，这监斩官才舒了一口气，忙从袖中取出方巾，仓皇的擦拭方才的冷汗。

“前来人等如此阵仗，这……这是想做甚？须知此处，此处乃行刑法场！”监斩官按捺住了方才的仓皇，壮大了胆色吼道。

“我等自发前来送伍大人最后一程！”乞丐叫道。

监斩官本想下令驱逐，可见到就连宇文成都这等人物紧随在后都未发话，一时却不好施令。

“宇文将军，如何看待？”监斩官将这话头抛往宇文成都去，说道，“法场重地，倘若出了意外的话，下官担待不起！”

“只是送行而已，人之常情，大人何须担忧？”宇文成都豪气道，有他镇守在此，何惧这小小群众。

只是放眼望去，刑场上伍家众人却个个刚毅，丝毫无半分惧怕神色。如此浩然正气，慷慨激昂，也难怪民间百姓对伍家如此敬重。

监斩官听到了宇文成都的这番话，原本忐忑的心也安定下来，连连道：

“将军天下第一人也，有将军在场，下官心甚宽矣，心甚宽矣！”

“老大人一生为国尽忠，此番全家遇难，我等只能凭吊送行，以慰老大人黄泉路上了！”祭奠的人中，不知由谁吼了起来，声音传荡在这风声中，顿时周围一片寂寂。

刑台上的伍家众人，哪怕铮铮铁骨，却如何受得住眼前这般情真意切。黄泉路漫，有人借慰一番肝胆相践，红遍了所有人的眼眶。

原本风骨铮铮的伍家人，却有人因此号啕，“不愧天地……”

刑台上有人喊，一声长啸，转而却是刑场上众人更加不惧生死的豪迈。

此言一出，前来送行的群众人等不禁激昂，纷纷下跪叩拜。哭送声，动地惊天。

监斩台上官员见到这等情景，不屑地一嗤，讪讪地静待午时到来。

反观在旁一路观望的宇文成都，见此情此景，却是难抑心中海啸山呼。



战场上如何排山倒海气吞山河，从未让他动容。

反而此刻一个“义”字，却让他动了恻隐，总觉得心中好像有块石头，让他感到难受。

他抬首望将天色，道：“午时未到，若我进宫恳求皇上一番，许皇上顾念君臣情分，伍家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说罢，宇文成都骤然调转马头。铁蹄扬起风尘，竟是利落离去，朝着皇宫的方向催马前行。

“将军，将军怎的骤然离去？”监斩官原本安放下来的心，在见到宇文成都离去之时，深恐这前来祭奠送行之人中有不轨，一时又慌了。

回之监斩官担忧的，是宇文成都策马扬长的一声“驾……”

马蹄疾疾，将军心中切切。也顾不得这一番纵马萧嘶引起长安街上多大的动荡，只望能一步跃进，即刻到达天子殿前，就连身后随之巡城的士兵亦都紧跟不上。

宫门前守卫远远见是宇文家公子，皆无人敢拦。只是撤了宇文成都之马，便由着宇文成都一路随着通报声，竟是奔也似的跑入禁宫。

“臣，宇文成都有事见驾……”一路高喊，直至天子殿前，却被那紧闭之宫门隔绝在外。

出来迎接的是一宦官，“将军恐怕只得稍等，皇上……正乐着呢！”

说罢，阉人掩嘴一笑，神情暧昧，却是表明了宇文成都此番见驾难的态度。

“只恐等之不得，我此刻便想面见圣上！”宇文成都急切着道，眼望着这午时将到，他更是心急如焚。

“却不知将军所为何事？说与老奴知悉，也好圣驾前略说一二！”宦官打探道。

宇文成都听闻得这宫门内丝竹声声，偶有阵阵嬉笑传来，心下也无奈，便只得将之要为伍家上下求情之事说出。

谁知他这一说，就连这太监也顿时噤言，忙道：“将军，还是请回吧！”

“午时将到，伍大人一家……”

宇文成都话未说完，这太监一口打断了他，“伍建章该死，将军何必自毁前程？”

他瞥了一眼这内宫，拉近身段，小声与宇文成都道来，“皇上最忌讳

什么，将军不是不知。伍建章一家无情可求，将军前程似锦，安忍为此折乎？”

“哈哈，公公此言甚是，良言卓卓，成都我儿还不速速谢过！”一声浑厚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殿前两人侧首循声望去，却见一身官服未下的宇文文化及正朝此前来，适才之话，正是他所出。

“父亲！”宇文成都见宇文文化及，施施然一行礼。

“丞相大人！”宦官见到宇文文化及，露出无限恭谨。

“犬儿一时无知，还望公公海涵，也莫要将今日此事说与皇上知悉！”宇文文化及吩咐道。

于杨广身前，宇文文化及算是一身老道，岂会不知道此事若为杨广知悉，宇文成都定受责备。

宦官连连称是，不敢不遵。

“伍建章实不该死，否则，便寒了百姓诸心！”宇文成都犹不能忘刑场上相送一幕。

孰知，他此言一出，自家父亲却冷喝声出：“百姓寒心何足挂齿，圣上开怀才是首要之事。伍建章已犯大忌，圣上天命处决，谁敢不遵？”

“父亲！”宇文成都都不敢苟同父亲之言，一时更加为之激愤，“待我面见圣上，自能劝说皇上励精图治，迷途知返！”

“大胆！”宇文文化及大喝一声，横眉竖目。

却在此时，从宫外一声扬长通报，声音由远及近，却是刑场来报。

午时还差稍许才到，如何刑场却传来报？宇文成都一时心中不解。

待听得那声传报声到来之时，才知那监斩官为怕那送行人等突生事端，又因宇文成都骤然离去，唯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故下令提前斩杀。

“哈哈，哈哈！”此时最欢，莫过于宇文文化及，“此行监斩何人，真是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啊！”

“恭喜丞相大人！”宦官最会察言观色，见宇文文化及开怀，一时也阿谀奉上。

唯独宇文成都，在听到这消息之时，心中一时便如同梗塞住了一般，脸色青绿如铁，一言不发。

“我儿也累了，还是早早回去歇息吧！”宇文文化及朗声道，言语中止不

住的快意。

宇文成都凝眉深望眼前父亲，他不敢冲撞，可心中却在这一刻如同积压了千斤重石。终是万言皆空，再说无益，只得咬碎了银牙与怒气并吞，紧握拳头忿忿转身离去。

身后，只传来父亲阵阵笑声。



第二章

营营胜似将军名

要说这大隋立国，先皇杨坚也有赫赫武功，打下好大的江山。杨广虽然篡权夺位，最是凶残，可是有一点也要承认，杨广绝对不是什么蠢人，更不会是什么一天到晚只会拈花惹草的纨绔子弟。若是这样的纨绔子弟，见到杀猪杀鸡都要尿裤子，又怎么能够篡权？又怎么能够逼死自己的兄长？

所以说，杨广心中也有许多计较。为什么要杀伍建章，总有许多说法，不过杨广绝对不是那种随便做出草率决定的人。至于夜夜笙歌，这种事情究竟后面有什么，外人自然看不出来。众人看见的只是杨广屈杀忠臣，心中悲戚。宇文成都虽然成长在官宦家中，这眼界还真没有他的父亲那么远，很多事情，宇文成都没有想过前后因果。

若是有人冲到自己家里，对自己破口大骂，说自己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得好死，就是发生在宇文成都面前，他就能随便放过？再想想，伍建章说杨广做了那么多坏事，如果杨广还能放过伍建章，那岂不是默认了伍建章说得是对的？这个朝纲，大隋还要不要？那些百姓究竟考虑什么杨广暂时可以不管，但是君王在臣子面前一点尊严没有，被破口大骂，这种事情没有哪个君王忍得住。说句诛心的话，杨广即位没多久，伍建章就上来大骂一通，这伍建章又有什么目的？莫不是想要乘机谋反吗？

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宇文成都的身边，而且那是皇帝的事情，宇文成都也没什么理由从中说些什么。不过，正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所以宇文成都也就想得不多，总觉得伍建章死得不该，自己没有救了伍建章。跟着陷入一种自怨自艾的漩涡里，却不知道如果自己救了伍建章，那不是说明他也觉

得杨广做了那些事情？

等到伍建章一死，宇文成都想了又想，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多多提醒杨广才是。

这里面却是有个说法，皇家子弟在成年之后，都会被皇帝赐予封号。小的十一二岁就能有自己的王府，还能招募自己的属官为自己打理事务。这种事情被称作开府建衙。也就是说，皇家承认这个孩子已经足以独立，可以独当一面，也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体验一下处理公务等。若是没有开府建衙，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学过做过，自然混乱不堪。

当初杨广开府建衙时，宇文成都的父亲宇文化及就投靠在杨广的府中，也算是杨广的老臣。所以杨广登基后，对宇文化及就格外关照，毕竟多年相处，彼此也算是知根知底。只是宇文化及当初拜入杨广府中时，杨广年纪尚小，不过十一二岁年龄。当时的宇文成都年龄与杨广仿佛，一来二去之下，两个人就彼此熟悉起来。

早在那时，宇文成都就知道杨广心怀大志，不愿做个平凡的王爷。当时两人之间也有约定，若是杨广做了皇帝，就让宇文成都做大将军，杨广理政，而宇文成都则为杨广征战天下。无论天下如何，两人之间总还是朋友。

正是因为如此，宇文成都从小苦练武艺，为的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够实现少年的承诺。也是同样的缘故，等杨广当上了皇帝，立刻力排众议，让宇文成都这个在军中没有什么威望的年轻人当上了大将军。

只不过时过境迁，杨广已经学着怎样做个皇帝，宇文成都还在想着自己和杨广之间的友谊如何。他还想着要规劝杨广，却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以前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武人干政这是天下大忌，当初靠山王杨林何等的威风，南征北讨之后立刻远去山东登州，与朝廷隔得远远地。再有一点，以他在杨家的地位，遇到杨广登基这样的事情，杨林也不说二话立刻祝贺。原因何在？就在于杨林知道，武人干政，不仅可能自取其祸，也会让群臣离心。

所以杨林早早去了登州，就是为了对杨坚表明，自己对这个天下权柄没有任何兴趣。等到杨广即位，杨林立刻祝贺，就是为了让天下人明白，杨家内部无论怎样总会一致对外。正是因为杨林的这种表态，杨广即位后，天下的动荡才没有那么厉害。

宇文成都年纪轻轻就被提拔到大将军的位置上，固然是因为他勇武过



人，但与杨广与他的私谊也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杨广也希望身边的统兵大将是自己人，而且杨广也相信宇文成都必然不会背叛自己。这种夹杂着皇恩和友谊的表态，宇文成都还不是太懂。他登上这个位置的时间太短，很多的人情世故可能还不如杨广，至于尔虞我诈的事情，宇文成都与杨广比更是差了太远。

他只有一个想法，杀伍建章是不对的，杨广既然错了，就要劝诫。就这样宇文成都都在自己的府中又呆了几天，实在憋不住，又去皇宫求见杨广。

杨广又怎么会不知道宇文成都到底为了什么来到皇宫，只是这些事情的是非恩怨，又怎么能够说得清楚？想了想，他对站立一边的宇文化及道：

“让你家孩子好好做他的大将军就是，大隋的江山还要他来遮护，朕还想着以后大隋再多一个一字并肩王。没事不要想东想西，这些事情他说的太多，反而不美。”

宇文化及急忙垂首，道：“老臣多谢皇上，等我这次回去，就与他好生说说。”

杨广想了想，又道：“宇文成都多半也是心气不顺，今天御花园中没有什么闲人，你们且让宇文成都将军到御花园中行走一番。过上一段时间，我再去见他。”

杨广身边的太监一个个点头应了，就有几个小太监佝偻着身体倒退出门，直奔宇文成都那里。要说允许宇文成都到御花园散心，这可是相当大的荣耀和信赖。这御花园乃是皇帝平时放松心情地方，更是皇宫后院。就是普通人家的家眷居住的地方，普通人也不会让他人随便进自家的卧房。皇帝对自己的后宫更是防御严密，杨广让宇文成都到御花园散心，这其实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我也相信你来是为了我好，所以我让你去我的后花园，让你知道我信任你。但是这些事情你最好不要参与，这种事情也不是你能参与的。”

这就是杨广的态度，如果换了其他将军，别说御花园行走，估计现在就打断了腿。连伍建章都能满门抄斩，一个大将军反而杀不得么？杨广知道宇文成都的忠心，也知道宇文成都并不是为了害自己。但忠心是忠心，朝政是朝政，两者混淆不得。

只是宇文成都根本无法理解朝廷里的那些门道，他只知道，自己为了国家的大事来找杨广，杨广就是避而不见。不仅避而不见，而且还故意搪塞，让他去御花园闲逛。

想到这里，宇文成都心中更是不满，只是皇命难违，说不得只好一个人穿过皇宫侧门直奔御花园而去。等到了御花园那里，果然如宇文成都所料，一个人都没有。那些太监又不是没有眼力，明知道皇上要宇文成都一个人呆着冷静冷静，自然没有人敢上去说些什么。

倒是宇文成都同样有些莫名其妙，皇帝让他到这里散心，又没有让他呆多长时间。这要是呆的时间太短，岂不是对皇帝大大的不尊敬。想到这里，宇文成都把御花园转了又转，最后还是不敢太早离开，他来到了御花园的小凉亭里，坐在其中一个木凳上。这个动作可把那些小太监们吓个不轻，这小凉亭里的木桌木椅看上去没有什么玄机，但是平常的座位很有玄机，不是随便谁都能坐到那个凳子上去。这宇文成都随便一坐，好算是没有坐在皇上惯坐的位置上去，否则一个大不敬就要扣到宇文成都的脑袋上去。

只是这边太监们又没有一个敢上去说些什么，皇帝让宇文成都在御花园中散心，可没有说让人陪着宇文成都说话。现在大将军坐在那里，好歹不算太大的事情，能不说话还是不说话的好。

别人越是这样，宇文成都越是闷闷不乐。皇帝不来和他说话，连这些太监们也是一样，个个都躲在一边，看着自己和看怪物一样。他有心要说些什么，只是和这些太监们计较，实在有失他的身份。想到这里，宇文成都心中又是一叹，不知道杨广什么时候才能回心转意。

种种烦闷在心，加上宇文成都这几天一直没有好好休息，想来想去，居然不知不觉中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一觉倒也不算太长，毕竟宇文成都心中也知道这是皇家，多少也有些警醒。就在他半梦半醒的时候，依稀感觉到有人正在后面悄悄接近自己。那人脚步很轻，手里似乎有着什么东西，正要向自己的身体伸过来。

这断断不是什么太监，宇文成都心中立刻做出判断。他本来从小就习练武艺，对周围一切最是敏感不过，感觉到身后有人接近，下一瞬就已经迅速跳起。不等对方反应过来，落在一边的宇文成都已经再次欺身而上，右手直取对方咽喉，左手下意识地就要拔刀出来。等到他左手抓空的同时，原本

